

## 雨天灑水

房子窗玻璃外側一角被盛惠了一泡鳥糞。想要擦掉，卻發現位置太遠，手臂夠不着。接連幾天春雨綿綿，遂在晾衣桿的一頭纏上抹布，輕鬆搞定。一者雨水將鳥糞泡軟，清理容易；二來適逢雨天，抹布偶有水滴灑落落下，也不至影響他人。

這不禁聯想到曾受爭議的「雨天灑水」事件。多個城市的環衛工人，在雨天開着灑水車，清理街面，被一些網民諷刺是多此一舉。灑水本來主要是為了降塵除塵、清理泥垢，既然已天降甘霖，何必再人工灑水，既浪費水資源，又徒具形式。可謂刻板教條，不知變通，不考慮實際情況。

但事情後續迎來反轉。環衛部門大倒苦水，鳴冤叫屈。原來，雨天灑水自有道理。一些道路中央或邊角板的板結頑漬、泥塊，在雨天泡軟，此時用灑水車高壓沖洗效果最好。且雨天作業，也會將擾民降到最低，不必擔心濺濕過往車輛。另外，雨天，一些從外地進入城市的車輛輪胎還會攜帶污泥，掉落到街道上。若積少成多，在一些角落會聚成泥漿，造成車輛或行人打滑。這也需及時處理。

真是隔行如隔山。有些看似畫蛇添足的事情，原來別有深意。再如路過草原牧區車輛，往往大白天也打開車燈。並非是為了照明探路，而是為了盡早給遠處的牧民打信號，提醒驅趕牲畜避讓。

乘坐扶手電梯時，如果將手放在扶手上，會發現扶手的運行速度要比履帶更快。本來手是跟身體平行，不一會就會移動到身體前面。這絕不是調試錯誤，而是有意設置的差速，會幫助乘用者更穩定地站立。若然扶手速度比履帶稍慢，則會導致人體後傾。

不合常理的背後，卻有良苦用心。遇事多問幾個為什麼，不要急着想當然地去做批評家。你眼中別人的犯錯，可能恰是自己的知識短板。

### 瓜園

####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炸肉排江湖

有吃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紛爭，往往是從一片混沌時起，到塵埃落定處去。就拿簡簡單單一塊炸肉排來說，東亞人有東亞人的執著，到了歐洲，一樣是血統淵源的搶奪。奧地利把它列入國菜當中，意義不言而喻；但意大利人堅稱，米蘭才是這塊肉的快樂老家，只不過在十九世紀由一位軍官獻給了奧地利皇帝，才讓美味跨過國界，以至於後來失控般地聲名鵲起。

歷史總是難以考證的，但炸肉排在這兩個國家的經典程度，絕對是獨孤求敗。在意大利米蘭，最初的炸肉排（Costoletta）只選用小牛裏脊，裹上蛋液和麵包糠之後用黃油煎製而成，廚師們為了追求極致，專挑最嫩滑的部位，所以即便是牛肉，吃起來也毫不費力。咯吱脆響中的食指大動，怎麼有人能抵抗得住？後來出於造價考量，再加上炸製的方便程度，豬排便慢慢取代了牛排，成為如今更流行的一道菜，並且還擁有自己的另外一個名字「大象耳朵」。將豬裏脊肉反覆捶打變薄，裹粉後入油鍋深炸，最後配上沙拉菜或檸檬片。因為捶打之後的肉排可能比臉還大，加上旁邊有一塊顯而易見的肋骨，當地人就用「大象耳朵」來指代。不管你餓與不餓，落座之後聞到旁邊的濃香，也許都會被這隻「大耳朵」扇得暈乎乎，立刻點餐。

美味的路上人人平等，可能今天的你剛在家中吃過一份炸豬排，轉眼幾個月後到了地球另一端，一樣能被盤中的酥脆多汁俘獲。這種直勾勾的熱量和誘惑，把定力都變成了多吃幾口的勇氣。雖然如今，炸肉排在不同地方，還經歷着一輪又一輪的爭論，比如到底是豬還是牛，要有骨還是無骨？包括配菜和炸製程度，林林總總樂此不疲。那金黃的外殼下，總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熱血和創新，殊途同歸。

###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烏托邦」一詞來自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他的名著《烏托邦》描繪了一個天國般的美好世界。用漢字「烏托邦」翻譯Utopia，兼具音意之神，「烏」又讓人聯想到《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給美好蒙上了一層虛幻的面紗。殘留清醒的人更留戀夢境。憧憬中帶了幾分虛幻，反而使被憧憬之地愈發誘人。所謂電子烏托邦，是指網絡上讓人迷戀的角落，比如社區、好友群、電影網站、UP主或播客博客。在那裏，同好聚集，共赴快樂老家。

每次到中國美術館看展覽，都會順帶去附近的北京三聯書店逛一下。除了琳琅滿目的圖書，這裏二樓專設有一排展櫃，展出三聯出版的重要著作及作家手稿，《傅雷家書》、巴金《隨想錄》和楊絳致編輯的便籤等手稿清晰呈現在讀者面前，極有見字如晤的親切。

許多寫作高手介紹經驗稱，研究作家手稿，是提升寫作水平的一個捷徑，琢磨為什麼改這兩個字，為什麼要把那兩個字顛倒一下，作者擦掉、替換之處，以及旁註和增補，都有他的思考。如美國文藝理論家波斯特所

法國女劇作家雅絲曼娜·雷莎於一九九四年編寫喜劇《藝術》，以三位原為好友的中年男士為角色，因應其中一人以高價購買了一幅抽象名畫，劇情講述三人為了不明所以的藝術而產生衝突，生動地展示了藝術與人生的關係。香港話劇團近期在黑盒劇場演出的本地原創劇《半桶水》，以四位不同背景的男角為核心，天馬行空地闡釋東西文化如何互相衝擊，同時情真意切地展現藝術與友情的連繫。雖然只是四位演員的小劇場演出，但全劇熱鬧有趣，主題深刻，引

即將到來的三月三十一日是偉大的奧地利古典主義作曲家，被譽為「交響曲之父」的約瑟夫·海頓誕辰二百九十二周年。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集。這張EMI百代唱片公司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灌錄並發行的唱片，收錄了巴倫波伊姆執棒英國室內樂管弦樂團的《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和約翰·巴比羅利爵士攜手倫敦交響樂團的《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兩首作品均由二十世紀偉大的大提琴家傑奎琳·杜普蕾演繹。專輯封套選擇的是巴洛克時期佛蘭德斯畫家小大衛·特尼爾斯的自畫

## 春吃蠔仔粥

舊生邀聚，相約元朗，說想到大牌檔，懷憶大學時光。一學生早到，先同行入店，多年未見，稍談近況，學生說剛從直布羅陀回來，請假歸港，再尋發展。自己心中不無驚訝，直布羅陀，只聞其名，不存其景，隻身前往，究竟是怎樣的心情。再談飲食，當地多售西餐，回來要多吃中菜，學生開口，要點滷水鷄片、鮮蠔仔粥，當然贊成，飲食連起回憶，彷彿回到大學時，師生閒聚的日子。

蠔多製法，粵地常見。蠔仔飽滿，單煮配肉，滾粥鮮潤，潮州食店常設。清代《嶺南雜記》，載南方風物，明言小蠔，「潮州以薑醋蘸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蠔鮮可生吃，蘸料自定。或輕灼瀝乾，現法喜點豉油、青芥，更覺鮮爽。

蠔稱牡蠣，熟製早見，唐代《嶺表錄異》分說二製，「肉大者，醃為炙；小者，炒食。」蠔仔薑蔥爆炒，添九層塔，炒蛋烙餅，現時均有見。生蠔連殼，爐上火烤，加辣灑蒜，汁

尋找或建構烏托邦，是大人物的事。對於升斗小民而言，尋一方園圃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烏托邦，是應為而可為之事。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當我有好劇追時，即便忙累煩躁，想到下班後可以癱在沙發上，打開視頻，看上幾集電視劇，心裏會變得輕快不少。發現好書時也是一樣。隨身帶着一本書，忙裏抽空讀幾頁，短途通勤的擁擠或是長途出差的無聊，都會得到緩解。文學經典的場景、人物、觀念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還有緩釋功能，將在漫長的歲月

## 讀作家手稿

說，手稿作為原始件，更接近作者的創作者意圖，能讓研究它的人從中發現「真實」文本的演化過程。

中國現代文學館曾舉辦過一次作家手稿集中展覽，劉心武的《班主任》、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余華的《鮮血梅花》、劉震雲的《塔鋪》和舒婷的《致橡樹》等創作手稿悉數展出。從手稿可以看到一些寫作的細節，像劉震雲的《塔鋪》，原本寫的「風氣太壞」改為「風氣恹壞」，「爸爸」改成了「爹」，修改後的文字讀起來更有鄉土文學氣息。小說中多處「的」「還」等字在斟酌

人反思。寫不出故事的作家、推銷不到生意的商人、繪不出佳作的畫家，還有煮不出佳餚的廚子。四位人生歷程並不如意的人士，相濡以沫，互相支持。他們同居一間簡陋小屋，平時靠着廚子在工作的餐廳偷取一些剩菜來度日。商人不斷奔走於藝術館，希望能銷售畫家和作家的作品，藉此帶來收入。儘管生活逼人，四人仍然樂天知命，努力生活。

《半》劇有趣之處先在文化衝擊。編劇許晉邦將角色和背景均設定

## 電子烏托邦

裏持續發揮其暖心作用。在個人精神烏托邦的所有構件中，最重要的是趣味。為了升學或工作而讀的書，不論多麼高深；為了趕時髦追話題而看的劇，不論多麼網紅，似乎都當不起「烏托邦」三字。而與前網絡時代的精神狀況相比，互聯網激發了無數新的趣味，還把趣味作了更細的切分，而用戶生產內容的特徵又使每一種趣味不但能得到表達，而且更容易獲得對接並因此而形成共鳴。就這樣，電子烏托邦的選項繁衍不息、無窮無盡。在這個信息、

## 讀作家手稿

後又刪去，則能感受到作家凝練精準的語言風格。

見字如見人，讀作家原稿字跡，還能窺見作家的隱私與性情。青年莫言曾是連隊的一名通訊員，一九八五年，他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一舉成名。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看《透明的紅蘿蔔》的手稿說，寫黑板報是當時連隊通訊員的「必修功課」，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跡就看得出來，莫言的字一定是寫黑板報寫出來的。筆者見過作家梁曉聲的創作原稿，鉛筆文字整齊規矩又剛硬有力，猶如作家本人的性格。

## 《半桶水》

為西方，四個角色都是「洋人」，但廚子在餐廳接觸到中國人顧客，因而學懂了東方的「結拜」儀式，再經歷不同事件，四人學會「割席」斷交。當中的東方智慧和中國哲學思想，對該等角色都是寶貴學習過程。另一方面，作家之前編寫的另類「三隻小豬」故事，成為全劇的戲中戲，既交代了四人的友誼與小豬的兄弟情如出一轍，另亦藉着小豬被豺狼吞噬的遭遇，反映現實人生的殘酷。

《半》的劇情處處以藝術為切入點，令劇場觀眾有深刻共鳴。全劇的

## 畫家和他的家人

他，最左側靠在門旁的男子則望着正在演奏的主人公。家中露台上的擺設以及一家人考究的服飾都展現出特尼爾斯和勃魯蓋爾家族聯姻之後優越的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畫作以具有荷蘭黃金時代特徵的棕黃色調及風俗畫構圖完成，近景家庭聯誼氛圍中強烈的明暗對比與遠景晴朗天氣下的鎮中教堂營造出圖中清晰的透視空間縱深。儘管作曲家海頓和特尼爾斯並非身處同一時代，但手持大提



琴的畫家卻與兩首由杜普蕾演繹的大提琴協奏曲完美切題。受版面設計所限，封套僅保留了近景的全家福部分。

「碟中畫」《海頓兩首大提琴協奏曲》/《畫家和他的家人》

### 藝加之言

####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隳三都》

剛剛讀完周思成的《隳三都》。相比起耳熟能詳的「唐宋元明清」，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被宋、元夾在中間的金似乎沒什麼存在感。這也是我為什麼會拿這本書的原因：為自己腦海中的歷史拼圖，補上長久以來缺失的那一片吧。

隳，有「毀壞」、「動搖」之意。「隳三都」原本指孔子在魯國執政期間，拆毀三位權臣私築邑城的事。而《隳三都》這本書，講述的是金朝在最後的二十多年中，面對步步緊迫的北方強敵蒙古，抵抗中心被迫從中都（今北京），南遷至汴梁（今開封）和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最終在蒙古和南宋軍隊夾擊下滅亡的故事。

金朝的最後三位君主，雖然都不是什麼開疆拓土的英雄豪傑，但也並非罪大惡極的暴君。但他們面對的，是如日中天的蒙古鐵騎。儘管憑藉一些核心城市的高溝深壘

尚能負隅頑抗，但主力部隊在野戰中被徹底殲滅之後，坐守孤城的結果也只能是推遲滅亡之日的到來。在閱讀過程中，常會把自己代入金朝皇帝金哀宗的視角，就會感到一種鋪天蓋地的無力感——大勢所趨之下，無論自己個人如何努力，都改變不了最終的結果。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主角不能太優秀，因為好人遭殃，徒增觀眾反感；悲劇的主角又不能窮兇極惡，否則觀眾會覺得他活該。最能同時激發道德感、憐憫和恐懼的悲劇主角，是平庸的，和我們一樣的人。按照古希臘人的審美品位，武王伐紂寫不出動人的悲劇，金朝的滅亡卻可以。」

### 大川集

####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